

落日 红门

中国当代文化书系

季羨林题



5



丛书总主编◎季羨林
主编◎林斤澜 曹文轩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中国当代文化书系·小说卷
丛书总主编 季羡林

落日红门

主编 林斤澜 曹文轩

(五)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季羨林：季羨林文集
林文忠公集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落日红门：小说卷/林斤澜，曹文轩主编。

—北京：大众文艺出版社，2000.5

(中国当代文化书系/季羨林总主编)

ISBN 7-80094-578-2

I. 落…

II. ①林…②曹…

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6948 号

落日红门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：100009

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38 字数 749 千字

2006 年 6 月北京第 2 版 2006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094-578-2/I·368

定 价：180.00 元(全六册)

版权所有，翻版必究。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：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：100009

年关六赋

阿成

爷爷活着的时候，每逢旧历的春节，老三的父母一定要领着他们生育的四位雌雄，到爷爷的家去过年；爷爷死后，老三这兄妹四人也一定得到父母的家守岁。

这是王氏家族的规矩。

——题记

赋一

老三爷爷的家，临着一条江。

这条江叫松花江，先前叫速水，比较有名气，也很古老，颇为寂寞地流了几千年。两堤的歪柳，婆婆娑娑，可以望到将尽不尽之处。

速水时代，江水大阔，浩兮荡兮，霸去了现今道里、道外和松蒲三个区镇所踞的几万公顷土地。就是现在，三个区镇仍在南岗区的鸟瞰之下：鸟从南岗区的平地翔出，到这三个区镇就无端高出几百公尺。故此，南岗区，一直被哈尔滨人仰慕为“天堂”。

“天堂”地势伟岸，文明四达，人之心态也日趋居高临下：自矜自诩，自恋自爱，以为领着哈尔滨几十年的风骚。

位次“天堂”的道里区，异人扭集，洋业鼎盛，歌兮舞兮，朝夕行乐，几乎无祖无宗。誉为“人间”。人间者，比上而不足，比下则有余。善哉！

道外区，行三。净是国人，穷街陋巷，勃郁烦冤。为生计，出力气，出肉体，也干买卖，也来下作。苦苦涩涩，悲悲乐乐，刀进，秽骂，亦歌亦泣，生七、八子者不鲜：“今朝有酒今朝醉，明朝没酒现拈对。”得“地狱”之称不枉。

天公巧成，老三和他的两位哥哥，竟分别住在这三个区。大妹及父母则住在江对岸的松蒲镇。

松蒲镇，现今也归了道外区。但洒脱得多，大有世外桃源的味道。草势汹涌，水汊纵横，落云降鸟，十分清平。早先是一渔村，次成疗养区，今为游览区，老、中、青三结合的恋爱区：“芳洲拾翠暮忘归，秀野踏青来不定。”入了夜，草窠里有不少叫鸟儿糊涂的东西。此地先前是一叶小洲，站在江对岸某株歪柳下一眺，人间夕照红红艳艳，恰好从岛腰处柔柔地浴下去。灿烂辉煌，佛光四射，得一名：“太阳岛”。

太阳岛亦有另一说法，道是倭寇给取的，象征大日本如是红太阳一般，占了此地直至永久。老三的爷爷听了，便要跳骂：“放屁！操他娘，太阳岛，是我取的！”

老三的爷爷，是古齐国的山东人。山东地俗强悍，古风就不甘寂寞，反过朝廷，多侠义，也作恶，多孝忠，也招安，很有冒险精神。

苍天可鉴，老三的爷爷，的确的确是这里的第一家住户，壮年时，逢山东大灾，不忍吞石餐土，驿水驿马，到东北来挖宝。

东北自古殷富，且多山林，素有三宗三宝：人参、貂皮、鹿茸角。此三者，为九州之上品。餐冰卧雪，跑山居洞，弄些回老家，置田、置房、娶好样女人，续宗氏香火，绰绰乎有余。

那时，为此目的来东北的山东人很多，然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的也很多。老三的爷爷当属后者。

两手空空，从大、小兴安岭摔出来，野鬼般，劳顿疲苦，都想笑笑，都想歇歇，就纠集三两同党，驶一条不小的篷船，再找老客易些柴米盐茶以及烟酒一类，在松花江上顺流而下，“三花银鳞细，生拌野味香。”过神仙的日子。

这样的船，在当时叫“漂漂船”。

“漂漂船”的船主们，都要凑钱雇一女人。这女人必定是同乡，或是同府，称“漂漂女”。漂漂女到东北来，常常是婚姻不尽人意，或者被“第三者插足”，抑或偷了中意，便学孙

二娘母大虫，弃乡出走——去他娘的山东罢！

汉子们选的漂漂女，一身体好，抗折腾；二模样要顺，耐琢磨。一口的家乡话，你一句我一句，长一句短一句，硬一句软一句，感到“不似山东，胜似山东”，算是回家了。

漂漂女很贤惠，除了给“神仙”们温酒，煮茶、擀面剂儿、烙饼、包饺子、洗衣以及缝破补绽之外，夜里还要伴着潺潺的逝水，按其辈份，逐个陪他们睡觉，享受人伦之乐。

松花江，唐曰“粟末”，两岸有的是野生的粮食，主食不愁；辽曰松花江为“鸭子河”，吃肉也不成问题，还有硕大的鸭蛋佐酒（愿意吃黄的，扔青，愿意吃青的，扔黄。很随便）。且松花江有的是鱼虾王八，饿是绝对饿不着，雄雄勃勃，体格就很好。常常沐着白日，赤身裸体站在篷船上，于行云流水之中，放声野歌。

始暮春至晚秋，恰一轮血色的晚照，浮在哈尔滨（蒙语：平地也）江汉的一个芳洲之上，就逼了岸。这些日月，漂漂女一般都要怀上一崽，叫“漂漂崽”。哈尔滨的后代，大约就是“漂漂崽”的后代。

“是亲——三分向”。下了船，几条汉子一定要替漂漂女盖间房，以备生产之用，并障了院子。不愿留下的，叫“嫂子”，叫“妹子”，叫“大姐”，叫“可怜儿”，磕个头，说“难为啦”，哭几声离别的不舍，然后，再各自去闯山、挖宝、喂野牲口！

那次，单是老三的爷爷留下没走。他总觉得漂漂女肚子里

的玩意儿是自己的骨血。留下来同这位漂漂女安锅灶、盘火炕、铲柴草、晒鱼干，过生活。

几个月后，老三爷爷乐不可支，在柴门的左侧挑出一块血布和一支柳条掇成的弓箭。

山东古俗：倘若在自家的柴门上挑出一尺把长的血布，再斜挂上弓箭，大富大贵，表示该户产了儿子。

老三的父亲就是“漂漂崽”，是山东人的后代，也是哈尔滨人的第一代子孙。

老三的父亲，是爷爷给接的生。他用酒洗了手，从漂漂女的胯下掏出肉滚滚、满头乌发的父亲，渔刀一闪，断了脐带，再用温了的松花江水痛痛快快浴了父亲，用粗糙的大手托着，赏着，止不住一阵傻笑。这位漂漂女，就是老三的奶奶。她为王氏家族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壮举，陪着爷爷也傻笑了一阵，突然白了脸，抻直了身子，砰一声倒下去，与世长辞了。当日，老三的爷爷又在柴门上的右侧挑出一挂“黄纸”。那挂黄纸，随着疾疾的江风，疯疯地响了好几日，直至一条不见，才软软地歇了。

漂漂女死后，老三的爷爷参照死人，用木炭给漂漂女画了一个像。画得很幼稚，儿童画的一样，是裸体。乳房和臀部画得很大，脚也画得很大，很粗实，稳稳地站在那儿。腰间荡出一块云，云上是太阳，小小的；云下是月牙儿，也小小的。

北方规矩，祖父祖母乃至父亲母亲过世，其子孙后代都要请人给他们画像，以示缅怀。规矩是好规矩，可惜，不是

裸体。

每逢农历的春节，老三的父母领着他们的孩崽到爷爷家过年。一进门，依着顺序，都要先给画像上的奶奶磕头，是三叩头，说：

“妈，过年好！”

“奶奶，过年好！”

奶奶的画像之下，供着奶奶用过的家什：针、线、顶针和一只未纳完的麻鞋底儿，放在一个元宝形的、用柳条编制的小簸箩里，上面盖着那条尺把长的血布。

爷爷死后，这些都随了葬。就葬在太阳岛上。

赋 二

老三爷爷的也就是后来老三父亲的家，院子很阔。凭栏望去，一任江天浩浩荡荡，爽着肺腑。其住房几经修缮已楚楚动人。庭院里植着一簇丁香、一簇樱桃、一簇迎春，另有两株高杨，任鸟啁啾，任风肆意。栅栏上爬着翠翠柔柔的喇叭、蒺藜，精精巧巧，缀着各色彩朵，十分享眼。院里犁开几垄，植豆角、茄子、黄瓜、土豆。栅栏上勾悬着几条铁丝，晒着鱼干，有白鱼，有三花，亦有江鲤、草根一类，哗哗啦啦，干干透透，濡着精盐。雪日里，放油锅一烹，脆香！

父亲住着很好，很遂心，很滋润，过得也极有板眼。

每值茶余饭后，一轮将浴，兄弟几个一律恭恭敬敬，坐在

庭院的小凳上，听父亲讲《论语》。

老三的父亲是读书人。爷爷活着的时候，早早地把他送到江对岸的私塾，读孔子。那时，江对岸已有铁路过，就是俄国人建的那条中东铁路。大哉！孔子，也一同被载了来。山东人古来就讲究智力开发：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新民，在止于至善。”再说，“养不教，父之过”嘛。

老三的爷爷为了供儿子读书，捕了一辈子的鱼，卖了上百吨的鱼虾，真累！

每逢星期六，学堂放课，老三的爷爷就早早地摇了船到江南，歇船在柳阴之下，吸着旱烟，等父亲。

父子俩见了面：

儿子给爹鞠一躬，说：爹——

爷爷嘿嘿地傻笑，说：儿子——

染江的夕照下，逝水，桨声；桨声，逝水，爷爷唱：

儿子的江来——

爹的桨哎——

一桨，一江，

一江，一桨，

操他娘——

日他江——

真眼亮哎——

.....

老三的父亲讲《论语》，从不看书，凭着记性。另外，小

方桌上总有一壶清茶，饱饱地候着。

“子曰，”父亲说，“就是孔子说。曰，就是说。子曰：巧言令色鲜矣仁……做事，不能光靠嘴，要少说。古人说：贵人言语迟。靠什么呢？靠行动，靠做。光说不做，不是仁义人；光做不说，大用之材。记住没？”

兄弟几个都点头，不说。

“子曰：融四岁，能让梨。”

“子曰：温良恭俭让。”

“子曰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……”

父亲说：“凡‘子曰’都要背下来，方能成人。”

老三的父亲教育子女，层次比较高，很有群体意识。

每逢旧历的春节，八仙桌上的饭菜，就不错。可喜可贺，这几日，无论长幼，一视同仁，可以放开吃放开造，不必拘谨，过年了嘛。为什么要过年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正月里的父亲，态度好，脸上总是漾着慈笑，同辈的表兄弟一样。

除夕的圣餐，事先一律要祭祖。儿女们要给仙逝的爷爷、奶奶的灵位磕头。父亲还要在灶前烧一沓阴币，恭恭敬敬，说些话。全磕完头，父亲站在一旁，依次给压岁钱，都是新票子：二元、一元、五角不等。

儿女们接了钱，很激动，说“谢谢爸”。

守岁之夜，不准睡觉，都要精精神神。俗话说：一分精神，一分财，十分精神，抖起来。

年夜饭，老三的父亲总要讲旧话。如：“在家敬父母，胜

似远烧香。”讲的是山东泰安一个打烧饼的和一位有钱的少爷，到泰山大成殿争当天下第一大孝子的事。父亲讲得有支有板儿，有景有物，人物实在，对话不多，听了不忘，有较高的审美层次。老三一千儿女，听得入神，觉得很亲切。

高兴之际，父亲还要喝两口，《借东风》啦，《天女散花》、《花田错》什么的，有些功夫，韵白、京白也不错。高音上不去，就改成低音过渡，挺有趣。

看着父亲得意忘形，老三的母亲就要讲老三的父亲的那桩风流事。

据母亲介绍，老三的父亲年青时搞过个日本姑娘，叫木婉。一到这时，老三的父亲就软了下来，挺狼狈：“嘿嘿，什么木婉，木盆的……”

木婉，在老三的母亲断断续续的介绍中，大约是一个长得很文静，也很庄秀的姑娘。老三的母亲说：“日本的娘们，就是搞破鞋的，也挺懂礼貌，总是说：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老三的爷爷死后，老三的父亲学过日语，一度在日本人的机关里谋过职，是文书，相当于校对，不是翻译。他的口语不太好，但会的，都说得比较纯正，还是东京口音。这大约是他同木婉遭遇后的一个意外收获。解放后若干年，老三的父亲在填什么表时，在“懂何国外语”一栏，总是很骄傲地填上“日语”。然后，脸色就戚戚的，半天才把笔帽插上。

木婉小姐是那个日本机关长官的秘书，笑吟吟，常常来请教老三的父亲。老三的父亲，汉语水平不错，讲得也精确，不

懂的不装懂，回去翻书，再讲。故此，木婉回赠了父亲不少日本良宽禅师的诗，都是她亲笔写的，其中一幅，老三的父亲至今还珍藏着：

望断伊人来远处

如今相见无他思

老三的父亲也给她写了不少诗，内容不详。

光复后，木婉回国。老三的父亲哭得真不行。老三的母亲说：“你爷爷死的时候，你爹也没那么哭，一把鼻涕，一把泪的，贱叽叽，抓住人家的手就是不放……”

解放后若干年，这事被红色造反者们知道了。说老三的父亲是民族的败类，是狗操的日本翻译，一定是日本潜伏特务。来调查老三的母亲时，母亲说：“怎么，干了日本娘们不行？我看，干日本娘们是革命的，大方向是正确的。”

儿女们听了，都笑笑。大过年的，不说什么，坐在一起：吸烟、喝茶、嗑瓜子儿，说些吉利的话。

窗外下着大雪，爆竹声此起彼伏。

赋 三

兄弟几个，数老三的大哥最出息。

老三的大哥在地方法院工作，是副院长，早已娶妻生子。每值旧历年，他总要早几天把“东西”送到父母的家里。送的东西都很实惠：东北大米、特级砂子面、半片精肉、一大捆绿

豆宽粉，以及豆油、母鸡、肥鹅一类。算一算，一二百元不止，足够老三的父母享一个正月。老三的大哥今年送的东西最丰实。去年因去广州办案，没回家过年，今年就多送了些，有些补过的意思。

放下年货，大哥总要抑下声来，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东西的事，就不要告诉小李了。”小李是老三的大嫂，长得很媚气，而且这媚气透过一脸的雀斑，竟显得很朴实；个子不高，心细，观察得也很人微。听说老大手上不少疑难的案子，她都出过有益的主意，并且说的都是家常话，现成的比喻，三句五句，人情入理，明明白白，就让大哥疑结顿开。因此老三的大哥对她就防备些。古人说：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”嘛。

大哥因是副院长，到家里送礼的人自然很多，送的也很实惠。大嫂就很愉快，再把这些礼物编派到日常生活中去，眉头就展得很开，腾出心思，专心调剂就是了。时不常，嘴里还淌着曲子，什么“小雨来的正是时候”之类的。

送礼人到，老三的大哥总是凶煞着脸，坐在转椅上，泥像一般，一动不动。听对方涕泪交叠，说这，说那，自始至终一言不发。一两个小时也不吸烟，挺得住。待送礼人不得不走，才缓了口气，说：“走好。”但眼神仍是冷冷的。送礼人出了门，便要心里下死口地骂：“我操他妈的！呸！”

老三的大哥是前年升的副院长。据讲是一桩案子办得挺干净。××区的商业局长的儿子，肆行无教，高高兴兴，连着串

儿蹂躏了几个姑娘家，女儿们的家长齐名告了官。商业局长倾家荡产和利用本职业的特点，一一打通了各个关节。区公检法批了他儿子二年教养。百姓不服，再告。老三的大哥去了，商业局长一见这张冷脸，心都不跳了。二十天后，把商业局长的儿子验明正身，毙了。

大嫂则对大哥极佩服，福着脸说：“唉——你大哥呀，我是一辈子也看不透啦——”

旧历三十这一天，老三的大哥领着媳妇、女儿回家。事先一定要脱掉法院的制服，换下便装、布鞋，并告诉大嫂：“到家讲话做事要注意，不能乱说，不能神气，也没什么可神气的，是事儿，听着就是了，多干活！”

大嫂笑着说：“老王啊，老王……”

大哥狠狠地瞪了她一眼。

赋 四

住在道外区的，是老三的二哥。二哥一律是旧历三十的下午，骑着摩托车，驮着新二嫂回父母的家过年。

老三的二哥也出息得不错，他在道外区的繁华地带承包了三家铺子：建材商店、服装商店和食品杂货商店，是总经理。这三家商店装修得很洋气，均挂有：“质量第一顾客至上”的竖匾。老三的二哥经常骑着摩托车往返三店，指导工作。

老三的二哥有头脑，办事干脆利落，是行家里手，业务往来，人事周旋，应付裕如。常常一声令下：酒肴杂陈、姝女环候、滋润政界人士。头年选为区政协委员，出人意料，竟对住房问题有些见解。在一次政协会议上，他说：“对于住房，老百姓还编了一套顺口溜：一二楼老弱病残，三四楼有职有权，五六楼傻×青年。这个这个，哈，是不是，希望有关部门重视一下子，玩点真的，不能总是‘孩子死，来奶了’这一套，一旦既成事实，怎么管？”为此，还专门写了一份提案。老三的二哥，字写得不好，中国字全让他抽去了骨头，破线头似的，写了一整篇。有关部门的头头破译后，说，这小子，真能白话。

旧二嫂，二哥考虑以后，已经不要了。新二嫂比之旧二嫂要洋气些，长得白净，化上妆，很打眼。一身行头，少说也值几百元。冬天则要翻一番。总是咯咯地笑，嘴上常常“操操”的，挺现代。办事也极精明，胆子也大，追求新生活，是新女性，也是三家商店的副总经理。算帐从不用电子计算器，眼珠子水灵灵地一转，分毫无差。二哥喜欢得不行，常常吃些补品。

旧二嫂就旧了些，不打扮，也想不起来打扮。打扮给谁看？黑了，白了，能怎么的？一心扑在孩子身上，跟二哥也不亲热。二哥瞅着旧二嫂很灰心，觉得真他妈的！说：“怎么尿不到一壶去呢？”

旧二嫂同二哥没离之前，二哥就同新二嫂处得很融洽，彼

此也谈得来。二哥说：“我爹还说：子曰，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于是，二哥同新二嫂，有些事，真痛快，公开得很，不在乎。新二嫂非常尊重二哥的意思和行为。二哥离了婚后，俩人就比较快地完了婚事，提前生了一个男孩。这样，二哥先前单位的同志们说些话，二哥觉得没劲儿，便辞了工作，吃苦耐劳，干买卖，是第一代企业家。现在已是几十万元户，常常去参加市里的一些会议。他比大明星小点，比小明星大点，是中不溜的明星。

二哥回家过年，自然提的都是高档货。有山珍、有海味、有洋货，分东洋与西洋，都很名贵，看着浑身痛快。

临行前，老三的二哥也一定很严肃地对二嫂说：“回家过年，有几条注意：一不要化妆，全擦掉，土一点没关系。二不能摆阔，首饰什么的，不戴。要有老有少，不准瞎白话。家里的饭，好不好吃，一律认真吃。尤其爸妈做的，要说，真好吃。听见没有？”二嫂笑笑，说：“行。听你的。就当上庙了，一天怎么也忍了。”二哥说：“对！就是这意思。”

二哥二嫂回家过年，穿着都很朴素，甚至显得过了，头发也剪得很短，像50年代的干事。

赋 五

老三住在道里区，在一家杂志社当助理编辑，也是新潮作家。戴贝雷帽，推崇奥地利人弗洛伊德，对性有些研究，很真